

桃汛时节

朋斯克



桃 汛 时 节

朋 斯 克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沈 阳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选编了蒙古族朋斯克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写的中、短篇小说九篇。中篇《金色兴安岭》，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内蒙古骑兵部队歼灭反革命匪帮的故事，《桃汛时节》、《雷雨之夜》、《风雪灰腾山》等短篇，则反映了农林牧区各条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火热斗争生活，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天地。

桃 汛 时 节

朋 斯 克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3号)

辽 宁 省 书 报 书 局 发 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插页：

字数：113,000 印数：1—8,500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41 定价：0.35元

目 录

桃汛时节·····	1
雷雨之夜·····	16
牧人之家·····	34
小 师 傅·····	44
伙 伴·····	53
打 狼·····	68
第二次胜利·····	80
风雪灰腾山·····	96
金色兴安岭·····	113

桃 汛 时 节

太阳从东山上冒出了红顶，金黄色的光线穿透了森林中的蒙蒙雾气，照耀着峡谷中奔泻的河流。浪花溅起了老高，冒着一团团白沫，牛鸣般叫着向前流去。沿着河边森林中的羊肠小道，有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急急地往前走着。看样子，他蹚了不少水，沾了大块松脂的黑条绒裤拖泥带水，胶鞋呱呱吱吱响，拄的柳树枝儿也成了泥棍了。但他没有半点疲倦的样子，眯着眼睛仔细地观察河流。

汹涌的浪涛冲击着岸边花岗岩，发出澎澎湃湃声碎裂开，又狠狠地撞上去，河心卷起很大的漩涡。这年轻人摸了一下颊上的粉刺，轻声地说道：“这里可是道鬼门关呵，不好好抓就容易出事，待会儿得回来看看。十队转移到这里来了，他们的安全工作真象小张说的那样好就行啦。”

这人就是森工局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博彦图，林业工人出身，有名的劳模。因为他安全工作搞得好，大家不大提他名字，都叫他“小安全”。他是在前两天才来到这个作业所的。来这里以后，发现和解决了不少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措施。对容易出事的重点工队做了检查布置。对这个十队进行过检查的小张回去以后，说没问题。小博不放心，亲自赶来了。现在他急急往前走着，嘴里还不闲着，轻声哼哼着

上楞号子：哈腰挂咧，撑腰起来，弟兄八个，一齐来吧……虽然他当了领导干部，还没忘掉老习惯哪。转了几个山头，到了许多栋粗原木垒成的工棚子跟前了，他喘了口气，说道：“哈，到啦！”

但他没有立刻进去，站在外边张望起来，忽然看见了离工棚不远的一棵腐朽树。走到跟前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哼了一声说道：“这小张呀，真是马虎大意，重点检查了一天，不知道查了些什么，还说没问题，这不是问题么？”

坐在工棚门口拌面的炊事员，起初没怎么注意这个满脸粉刺的小伙子。穿着一身沾满松树油子的衣服，老是嘿哟嘿哟地哼哼上楞号子，可能是上楞工友呗。以后见他老东张西望，又到枯树跟前端详，便注意起来，打趣地说：“喂，小伙子，有啥想不开的，兴安岭上可不好找上吊的拐脖树呀，一色笔直的落叶松，哈哈！”

小博被这炊事员奚落了一下，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笑了，说：“不用你老哥担心，要寻死现在可不是时候，我是看那空心树，枯得快着火了，又生了那么多虫子，怎么不放倒？‘饭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日不防’，我看你们呀，搞得实在不深不透，只注意眼前的灶火、灰堆还成？要从死角开始，从众人不注意的地方着手。你们这是流送第十队吧？特木尔队长在家吗？”

炊事员笑了，他觉得这小伙子眼睛还尖，一来就看出了问题。说话也带劲，没讲什么大道理，可说中了要紧地方，嘿，他往棚里努努嘴说：“那不是，里面嚷嚷的就是我们队长。”

工棚子里，果然有一个人瓮声瓮气地嚷嚷，挺得意地说道：“我说过不是，咱十队赶上去了。怎样，安全生产检查组的那个小伙子，查了一天，除了说好，再也没话儿，就是嘛，咱十队的安全工作可不同以前了……”

年轻的主任眼睛尖，耳朵也灵，把这些话全听进去了，高兴地扬起眉毛，大踏步走进去。嘴里还是哼哼上楞号子：迈开大步，往前走哟，这块木头，不觉沉暖……

流送第十队队长特木尔是个粗壮结实的中年人，满脸大胡茬，现在正继续放开喉咙瓮声瓮气地嚷嚷：“瞧，流送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贴上了，标语也写了，怎样进行安全作业，注意一些什么，工友们都记清了，测验了几个人，都对答如流，这可不是吹的，虽然去年发生了点小事，那是去年，现在可不比哪队差了！”

小博进了门，在板铺上坐下来，点了一颗揉成半截的烟卷，吸进去又呵出来，往四下里观察着。这队的生产是不错，什么刨锯，鹰嘴钩，抬杠，都擦得干干净净，放在一定位置上。橡胶作业服，长筒胶靴，防蚊帽也领来了。墙上贴着许多标语，如“桃汛贵如油，春雨贵如油，油上加油，抓紧时间往下流”，“桃汛时期黄金铺地，抓紧流送降低成本”，“不怕春水扎骨，誓夺流送红旗”。安全方面呢，从表面上看来也不错，规程贴上了，公约也有啦，还写着不少标语，“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全体工友齐努力，争取百日无事故”，就不知道真正情况怎样，可能是比以前大有进步啦。

小博放了心似地轻吁了一口气，又想起特木尔队长以前

的情况来。是的，小博没见过他，但他对局里二百多个工队的安全生产情况是清楚的。这队长可是个只顾生产不管安全的傻家伙呀！因为这队新转移的流送段，河床坡度大，水流急，港湾多，最容易出事，所以安全工作得根本改变才成。

“嗯，小兄弟，从哪儿来，上哪儿去？”特木尔队长看见了小博，他不认识，从模样上以为是什么上楞工友呢。

这小博就象许多林区老工人一样，说起话来就有点逗人，笑嘻嘻地说道：“嗨，这么难走的山道，没事还能乱钻沟子？我是专找流送第十队，看样子，你是这里的头头吧？”

特木尔摸了一下大胡茬，道：“嘿，这小家伙呵，有意思，我就是队长，有事？”

博彦图不慌不忙地掐灭了烟蒂，掏起大棉袄的口袋来，使惯了大锯和开山斧的粗糙的手指，笨拙得不听使唤，掏了一会儿才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了特木尔，挤了挤眼说：“作业所开的介绍信。”

“唔，‘兹介绍局安全生产办公室博彦图同志，前去你队检查指导安全工作，希接洽是荷。二狼沟作业所’，嗯，嗯，你就叫博彦图？”

“嗯，对，我就叫博彦图。”小博说。如果他提起自己的外号“小安全”，全棚工友差不多都知道的，对他这个真名就没人听说过，反映很冷淡。

大胡茬队长笑道：“喂，小兄弟，你们的‘小安全’主任对咱队还是不放心哪，检查组那位同志刚走，又派来了一个。老实说，十队的安全工作可不象往年了，上级批评过，尤其别队搞得那么好，这几年都没出事故，咱们哪能不进步

呢——”

小博微笑起来，细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用长满粗茧的手抹擦了一下脸，满意地称赞道：“是嘛，这几年全局都没出事，就在去年你们队出了一次，点了一个黑点，哪能不接受教训呢？”

特木尔也笑道：“可是，你们的‘小安全’主任，总有点不放心呢！”

“安全办公室主任不姓安，他姓什么来着，唉，忘啦！”正穿着橡胶作业服带子的红脸小伙子插嘴了。

队长斜看了那工人一眼，说道：“这我知道，他们的‘小安全’主任是个有名的劳模，真名倒不大提，叫什么来着？”

拿着一把大锉修理鹰嘴钩尖的一个工友，也插话了，抬起下巴指了一下小博说：“还有，他们主任‘小安全’，是咱沟里出身的干部，当过工队长、采伐区主任。这五、六年儿，他领导的地方没出过一次大小事故，也是有名的安全模范，大家叫‘小安全’习惯了，真名可记不清了——”

“你怎么知道的？”特木尔队长问道。

拿锉的工人使劲锉了几下，答复道：“报纸上登过嘛！”

小博听着这些话，长满粉刺的脸有点涨红了，差点没笑出声来。哈，有意思，简直象唱戏呀，当着“小安全”不认识，倒讲起“小安全”的好话来了。

特木尔队长咬着烧黑的烟斗，继续夸奖道：“‘小安全’是好，比如说，这五、六年，他负责的地方什么事故也没出！”

小博眯着很细的眼睛哈哈笑起来，忍不住说道：“先别

夸奖啦，我就是‘小安全’，我有啥了不起，只不过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咱们书归正传，唠工作问题儿。你们这新流送段，比不上鬼门关，也赶上鹰愁崖了，河床坡度大，水流急，流下来的木材就象滚木擂石一样，多注意安全很重要，发生了事故，后悔也晚了，所以我来这儿。特队长，‘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好比一个人有两只眼，那一只也缺不得，咱们要齐心合力搞起来。这不是不重视生产，而是为了更好的生产……”

老队长吃了一惊，许多工人也都回过头打量起来，这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安全”？真想不到，好年轻哟。

队长有点口吃起来，说道：“你，你就是‘小安全’主任，嗨，真想不到。你说得很对，咱们这新转移的地方是应该多注意，我们也注意了。安全检查组那同志，重点检查了一天，又普测，又抽查，工友们都对答如流，那位同志很满意，主任不信，你问问看……”

小博却不吱声了，沉默了一会，这才笑嘻嘻地说道：“记住那些条条容易，真正执行好，可就得上功夫了；那么，队长，我问你两句，河两头三道湾那块儿，有个拦水坝，打开闸门时候怎么闹呀？”

“这……”特木尔队长的长着大胡茬的脸涨红起来，吱唔着答不上碴啦。小博的稀疏的眉毛拧起了疙瘩，象个成年人似地叹了口气说：“不知道？同志们，谁知道呵？”

“跳进水里开就是！”一个工人笑着说。

又有一个工人打趣道：“嗨‘小安全’兄弟，这有什么，劲头象小老虎，谁管它三七二十一，跳进去！”

特木尔队长张开厚嘴唇，满意地哈哈笑。

“怎么样，要出问题吧？”小博坐不住了，站起来走来走去。从进工棚以后，第一次表现得这样烦躁，充满孩子气的黑脸也沉得不受看了，对着大家摆手道：“不行，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行，三道湾那边坝大水深，浪头高，再好水性也不成，下去一定得用保险绳，懂了吧？”

“可是——”特木尔队长的脸苦涩起来，白眼珠往上翻着。这是他思索兼抗议的表情：“安全操作规程上头，可没有这一条呀！”

“规程不一定样样都写进去，用保险绳下水，这又不是一两年的事了，各处早就都用嘛，稍微动点脑筋——”小博盯了队长一眼，没往下说。大家对这年轻的主任有了更大好感了，嗨，“小安全”，果然名不虚传，别看满身松树油子，可比那个水光溜滑的青年人强，一问就打中要害，有两下子。只有特木尔队长老大不高兴，愤愤地想道：哼，就凭你这个劲怎么出的名？缩脖缩脑，简直怕树叶落下来砸破脑袋。正这么想时，年轻的主任已经提出第二个问题了：“你们负责流送的这一段，港湾多，木头最容易插垛。虽然有专门拆垛组，大家知道也有好处，拆垛时候有什么要领呵？”

因为要领在规程上写着，大家又学过，这就能答上了，工友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稳钩稳拉！”“对，不能着慌，这可是个险活！”“还有，最先要找住垛眼——”……

工友们答的无疑是对的，但小博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起来，心事很重地沉默了一会，向大家问道：“咱队有几个会水的？没有几个水性好的人，搞流送是有困难的。”

“不少呢，有四个，咱特队长，老李头，哈，还有这个小王，他们都是属鱼的，都是拆垛技术人员哪！”

小博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拆垛技术人员？不是有专门拆垛组吗？”

特木尔队长冷笑道：“自己拆也差不多，在沟里也不是才待一两年，会点水，记住要领就得，那有啥！”

小博沉下脸来，斩铁断钉地说：“那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不许你们随便拆，作业所有专门拆垛组嘛，不遵守操作规程还行！”

队长更不满意了，想道：好象就你懂沟里活儿，别人这些年都白吃饭啦？凭我这“老技术”就不信对付不了死木头。但他没敢说出来，轻声叨咕道：“哼，那可是影响生产进度啦！”

“什么进度，一定按规程办事！”小博生气地挥了一下手，翘鼻子里喷出粗气来，愤愤地想道：来这里可就对了，这老兄的“只顾生产，不管安全”的老毛病还是没克服。检查组小张显然是走马观花跑了一趟，说是好得不行。作业所呢，也成问题，放在这样要紧地方，不好好教育。于是他给大家讲起不能随便拆垛的道理来。不少工友们围成了圆圈，向他问这问那，他懂的也很多，细致地解释着。人们哈哈笑，“对呀”、“是呀”地表示同意，只有队长想道：哪有那么险，说得也太过火了。

不久开了早饭，小博解开随身带来的军用水壶，咕噜噜喝了两口酒，又吃了好几个大馒头，咂咂嘴，嘻嘻笑着说：“这口酒喝得过瘾，这顿饭吃得痛快，待会儿下水就没事

了！”

特木尔队长气还没消，冷冷地问道：“‘小安全’同志还能喝两口酒，下什么水呢？”

小博噗哧一笑，把刚吸进去的烟全喷出来，说：“我说过不是，不重视安全，你瞧，这回又露馅了。坝东头有段漩涡地带，你没注意？当个领导人得因地制宜想办法。你派一个人吧，随我看看去！”

“我？不重视安全？”队长仿佛不相信自己耳朵。

“特队长，你别多心，我可没给你瞎扣帽子，该用保险绳你不用，该不下水的地方你想下，漩涡也没调查，这不是不重视是什么？你是队长，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闹不好，别人就沾包呀！”

没过多久，工友们都收拾妥当了，要到新作业地点流送去。小博也提起背包领着那一个工人出去了，刚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对队长说：“我又要叨咕两句啦，你别烦，这都是为工作好，快把门口那棵腐树放倒吧，生了那么些虫子，‘传染’上别的树可不好，一方面又容易自己着起来——”

队长虽然不满意，但没话可说，只好对着炊事员喊道：“老周，你不是说样子快烧光了，把那棵腐树放倒烧火！”

老周拿起弯把锯就出去了。小博从他后边端详了一会，也跟着走出来，喊着：“喂，等一等！”

队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得懒洋洋地跟出来。

“啥呀？”老周问道。

“枯树是应该放的，可是看你这架势，不大象伐过木头的样子，你可会加楔、放茬？嗯？”

“没事！”队长解释说。

老周踌躇了一下，迟迟疑疑地走去，显然是心里没底，没有多大把握。小博还是很和气地批评队长道：“我看你这同志真成问题，怎么也不开窍，老说没事，事就坏在没事思想上——”

队长仗着自己年纪大、工龄长，没把这“小毛孩子”主任放在眼里，终于爆发了，气呼呼地说：“我们队尽惹事啦？”

小博看着吹胡子翻白眼的队长，心里好气又好笑，仍然很平静地说：“你们队生产是不错，这谁也承认，但对安全呢，就差劲了。听说，去年你硬逞能，不遵守操作规程，赶四轮车过猛，差点没撞死人，有没有这事？”

好些人都笑了，点了点头。

特木尔队长哼了一声道：“那是过去的事了，谁还不出点小错，连圣人都写白字呢！”

“哈哈！小错会变大呀，可是你呢，老不接受教训，让一个生手放树还行！你应该向别队看齐，人家五、六年都没出事故；来，老周，讲讲放树法。”

老周张嘴结舌地说不出啥来。

“怎样，光背熟规程不行呀，最重要是执行好，让一个生手放树还行？”小博把队长批评了几句，又给老周讲了一会放树法，这才领着那个工人调查漩涡去了。

队长从他后边不满地嘟囔道：“真罗嗦，我好象是个衣架饭桶，什么也不懂，哼，别看他是主任，我吃的盐比他吃的饭都多……”

小博是多么机灵的人，早就看出特木尔对他的不满了。在途中向那个工人问道：“怎么回事呀，是我工作方式不好？你们队长怎么有点烦起来了？”

伙伴说道：“唉，‘小安全’同志，你可别这么想，我们队长觉着自己作业所里的头等技术呢，对谁也不服气，受了几回批评，这比以前强多啦……”

“我了解过，单靠他那技术可不成。你们应该继续批评他，让他认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他不是不做，做的差点就是了，一点也不做，他哪能呢！”

“那是不行的，安全工作不能基本完成算数。比方说：有这么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都毫毛未损，就一个人缺了条胳膊，那成吗？”

跟来的工人笑了，想道：别看“小安全”象个孩子，真是不简单。那个小伙子呆了一天没发现啥，可他一来就揭底啦，果然名不虚传。可他是个局办公室主任，模样完全象上楞工友，问道：“‘小安全’同志，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小博正倾耳细听前边的水声，没答复对方的话，快到他清早走过的漩涡地带了，还是听不见那牛叫唤似的水声。长在坡上的榆树、柞树、大叶杨都飒飒低语，跳跃的百灵子，叮咚啃树皮的啄木鸟，颇有忧虑似地叫着。

“快走！”小博放开嗓子下了命令，这清脆的声音划破了沙沙的松涛声。

“啥呀？”

小博也不回答，抛开森林中的羊肠小道，踏着倾斜滑溜

的塔头草，照直向河边走去。带刺的树枝，把他的大棉袄刮开了口子，棉花絮飘出来。他迈开大步往前走。不远处，有条狼在嗥叫，还有四轮车轱辘响，鞭鞘尖锐地呼啸着……那工人用小跑才跟上了，大口喘着气。

到了河边。浪涛叫嚣的漩涡地带，现在平静极了，河水象疲倦了似地缓缓流着。水面降低了足有三公尺，有几块暗礁露出了狰狞的头角，在那里晒太阳。

小博眯起了眼仔细观察，长满粉刺的脸上显出很焦虑的样子。跟来的工友被这年轻主任的吃苦耐劳精神感动了，大口喘着气，关心地问道：“怎么，‘小安全’同志，要下水吗？”

“不，不下了，得马上赶回你们流送地点去！”

从小博的气色和语气上，那个工人吓了一跳，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严重事。要不然，这个老成稳重的“小安全”不会这么慌。瞧，长满粉刺的脸绷得那么紧，简直很可怕。他的心跳起来了，问道：“咋啦？”

“那边堆上大垛啦，看，河水快干了，也没有一棵木头，得赶快回去，根据你们队长那认识，要出事的！”小博说着卷起裤腿，直奔作业地点跑去。

赶到了流送段上。果然没出他的预料，这个极容易堆垛的新段上已经堆上大垛了。几千棵矿柱、桥梁材、电线杆子都乱七八糟地叠在河面上，象大坝一样严实地挡住了水流。木材在水里泡得发涨，在中午的阳光下，树脂闪闪发光。

在这上头，有五、六个人正在忙碌、吵嚷，其中队长特木尔的声音最响，叫着：“你们瞧吧，很快就能拆开，让它

在河里开朵大花，还等什么拆垛组呀，凭我这‘老林区’就对付不了它！……”

岸上的一些工人瞧着这发白沫的大浪头，哗哗响声，担心地议论着：“这水可是大呀，他们几个过去没拆过垛，最好是等拆垛组的人来，出了事怎么办呢？”

“哼，队长下命令，谁敢不服从！”

这时候，小博跑到河岸扯嗓子大喊起来：“特木尔，下来！下来！”

“下来干啥？”

“你不要违犯操作规程，让你下你就下！”

在小博严词命令下，那几个工人都下来了，只有特木尔不理，在大垛上头用跳舞般的步子轻松愉快地走着，寻找垛眼，一边想道：“小安全”这家伙，真把人看扁了，我就做出样子来给他瞧瞧！大垛当中，有个几十棵落叶松和白桦树干交叠在一起的地方，这就是垛眼。特木尔挥起鹰嘴钩，使劲扒起来，一下，两下，三下……

突然，发出了惊天动地一声响，大垛拆开了。小木材，交手杆子，被抛到空中去。被挡得很严实的水流，这回畅通了，以一秒钟几米的速度，卷着几千棵木材往前流去。特木尔觉得目眩头昏，想寻找路子跑出去。迎面飞来几棵木材，刚躲开一个，就觉得手臂上一阵剧痛，跌进水里去了。沸腾的起着泡沫的漩涡，立刻把他吞没了。原来，凡是要拆垛的人必须记住这么几个要领：稳钩稳拉，事先找好退出去的路子，找好垛眼。但这老队长在水面作业上没有实际经验，临阵慌了神，把背熟的要领全抛在脑后了。虽然水性不错，